

(美) 罗宾·布莱耶尔 著
Robin Bryer
(澳) 欧阳昱 译

THE HISTORY OF
Hair
FASHION AND FANTASY
DOWN THE AGES

头发的历史

——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头发的历史

——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

(美) 罗宾·布莱耶尔 著

Robin Bryer

(澳) 欧阳昱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头发的历史: 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 / (美) 布莱耶尔著; (澳) 欧阳昱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591-3

I. 头… II. ①布… ②欧… III. 理发—造型设计—历史—世界 IV. TS9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284 号

THE HISTORY OF HAIR

FASHION AND FANTASY DOWN THE AGES

Text © 2000 Robin Bryer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通过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授权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2—2002—7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48.00 元

本书协同布里季曼艺术图书馆而制作

www.bridgeman.co.uk

时至今日，头发及其与艺术和时尚之关系一直为人所忽视，诚可悲矣。本书对头发史进行了迷人的研究，讨论了时尚和事件如何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式（特别是女性的发式）。本书作者纵观世界时尚，探讨了各国相似而又不同的发展趋势。书中图文并茂，色彩缤纷，插图说明言简意赅，全篇文字行云流水，读来趣味横生。

本书适于想从自己头发中寻求灵感的女性、有“偷窥癖”的男性、社会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家、理发师，以及任何对人类这个不登大雅之“册”的时尚和幻象表示兴趣的人。

罗宾·布莱耶尔毕生迷恋头发、艺术和时尚，以这样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综而述之，使本书有望成为独一无二之精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们住在皮肤里
——人类身体的人文细节



我一直都为头发着迷。50年代我还是个男孩子,每个星期我都要骑自行车去理发。博斯韦尔先生稳稳地用电推子推上我的后脑勺和我脑袋的两边,然后用剪子剪去头顶上的头发。最后,他用手镜照着我的后脑勺问,“你想喷一点儿发胶吗?”于是雾一般的发胶喷了出来,把我的分头定了型。

罗宾·布莱耶尔



前言

从前我的头发是灰鼠色。最开始，我的头发是淡金黄色。我看着这样一绺头发时感到吃惊，它是我母亲从我有生第一次剃头时留下来的，保存在一个专门用来保存这类纪念物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胸针的玻璃小盒中。多年以后，那枚胸针被人偷走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被带走。它是用一根金饰的橡树枝做成，镶嵌在一个环形的金框架内，后面有扇玻璃门，我的头发就依偎在门里边。如果你碰到了，请告诉我一声。

我离家在外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是跟一个翘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子的家庭度过的。我们在厩房上面的草料棚和花园的沙坑里一起玩耍。我迷上了那两根辫梢扎着丝带的绳子般的辫子，也迷上了她左一根右一根地把辫子甩在肩膀后面的样子。同样，我还被她后脖颈上头发分线的地方迷住了。我们从来都没提这些辫子。辫子是她身体的一个部分。

我从来没见过她没辫子的时候。

当时还有一个小姑娘。我和她经常到林子里探索,坐在一个躲藏的地方等着獾子出现。她的头发也很长,前面很短,蓄成一道刘海,后面就自由地飘垂下来。记得有一次圣诞节,我很伤心地发现,那头长发已经剪到短及肩头。我父亲带着叔叔伯伯的幽默打趣地送了她一瓶生发剂。

我母亲剪了一头短发,分缝在侧面,每边各有一绺髻发,像耳套一样盖住了耳朵。她原来也曾蓄过长发,家里有她做小女孩时画在象牙上的一幅袖珍画。长发剪去之后,她就把剪去的头发扎成一段尾巴,把一端扎起来,好像老式的会飞的小笄帚。我和我弟弟在阁楼找到了这段长发,它包在卫生纸里。我们的发现令她高兴,她想拿去卖掉,可人家告诉她,已经年深月久,不好作价了。于是我们就把这段长发挂在一株树上。整整一个春天,方圆数英里的鸟都到我母亲的头发旁边来筑巢了。

我本人的头发现已灰白,而它曾一度是金黄色的。我的头发长及肩头。当我去高级法院办事,我的头发会让那些法官的假发相形见绌。比较之下,早年和我一起玩耍的那些女孩子现在都已把她们的头发剪短到“明智”的地步。

多年来,我发现,对头发着迷的并不止我一人,而是举世皆然。说真的,世代代的艺术家都沉浸在对头发的兴趣中,争先恐后,希望抓住头发令人难以捉摸的种种特质。我立刻想起了克拉纳赫、雷诺阿和罗塞蒂,他们就是描绘头发的大师。而且还不仅仅是他们几个。每幅肖像画都要涉及头发(或不涉及头发)。当我看着一幅肖像画,我首先看的就是头发,然后再看眼睛和嘴巴。有时候,一幅画中的头发就跟模特儿唇角一抹微笑一样难于捕捉,发丝中闪烁的光芒或头发随着模特儿身子移动时的样子,都那么不可捉摸。有关肖像画中人脸的表现和艺术中描绘的服装,曾有很多人进





行过评论(戴维·派珀的《英国脸》或许是最值得记忆的一本书)。但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本史料翔实的关于各个时期头发的叙述,如艺术家所表现的,其模特儿和她们认识的人所珍视的那样——很荣幸地除了理查德·科森之外,他学识渊博的巨著《头发的式样》全面地介绍了原始资料和奇闻轶事。

我的写作冲动是想从个人角度来谈头发,不是与之竞争,而是加以互补。我在谈到斯旺·海伦尼克轮船公司巡航的授课过程当中,很快就意识到,当有人为他们探索一个直到目前为止无人理会但却普遍存在的通道时,听众会变得多么着迷。我原来想把这本书叫做《艺术中的头发》,但我涉及的要超过这个范围。我想记录头发在我们生活和我们祖先生活中的重要性。你们接下去在本书的书页中将发现,重点放在头发本身。你们将通过人们熟知的画像及其主题,从一个不熟悉的角度去看老朋友。本书所着重的是美丽迷人、缠绵萦绕的青丝银丝,而不是艺术家笔下或模特儿头上的发卷。

一直以来,我把对头发的酷爱与我对绘画和人体的喜爱结合在一起,从中得到乐趣。我很高兴现在能与大家一起分享集三者于一这种极为幸福的体验。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人类独一无二的头发 / 001

第二章 埃及 / 015

第三章 希腊、罗马和神圣的土地 / 023

第四章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 / 039

第五章 保皇党党员、圆颅党和英国清教徒 / 068

第六章 王政复辟：
17世纪和18世纪时髦的极致 / 080

第七章 革命的发式：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
拿破仑战争 / 101

第八章 至高无上的荣耀：从朴实无华的头发到结
成小圆面包状的髻发 / 121

第九章 巴黎生活 / 136

第十章 世纪末 / 143

第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然后又是战争 / 162

第十二章 美好的新世界 / 177



THE UNIQUENESS OF HUMAN HAIR

第一章 人类独一无二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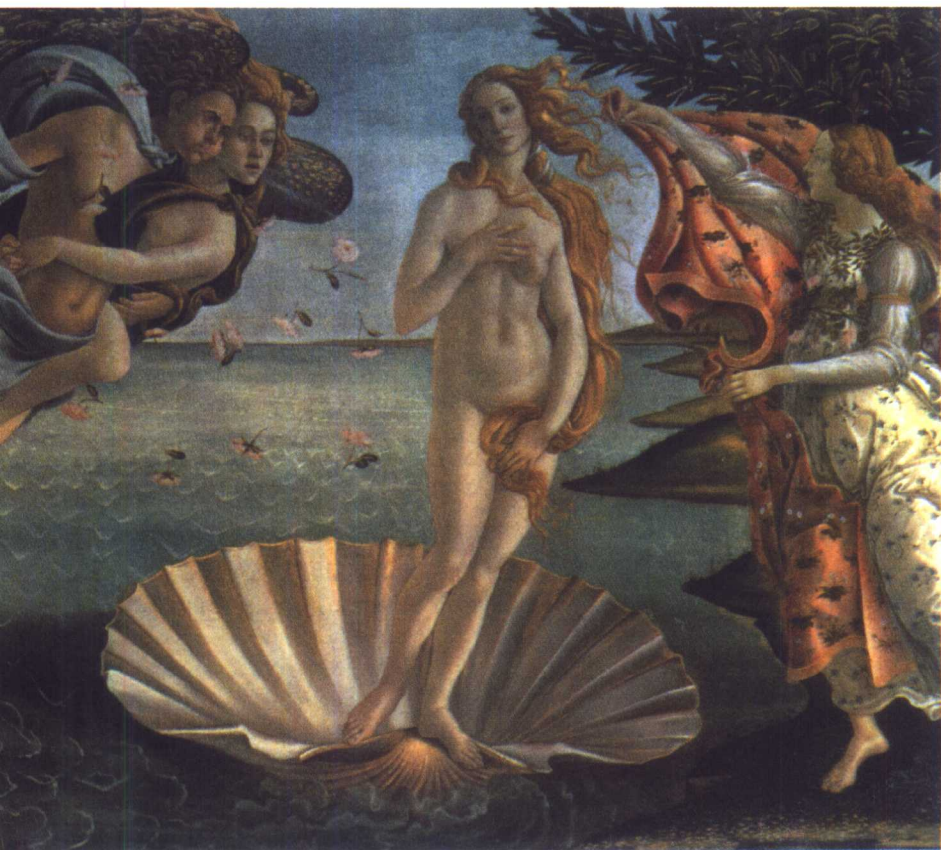


图1:画中人丰美的长发是波提切利所描绘的女性美的主要特征。山德罗·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细部),约1485年。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人类行为有两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会穿衣服并自愿让人剪头发。波提切利画的维纳斯(图1)既没穿衣服,也没让人用剪刀剪她的头发。或许她让人剪了头发?她两侧的一绺绺发丝似乎要比披在身后的马鬃般的头发要短,她左手很艺术地把长发拢在身前,右手部分地盖住胸脯。她右边的侍从好像急不可耐地想为她把衣服穿上,但她左边的精灵却似乎一心一意地想把她的头发吹拂起来。她在诞生的这一刻就真正地处于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之间。但肯定无疑的是,她的头发才是波提切利对美的体现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一诞生就具有丰美的长发,但我们知道,许多婴儿生下来几乎是秃顶的。头发都是后来才长起来的。头发有其自身的诞生过程。说真的,头发有其自身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本来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说成是有生命的话。头发有生命的地方就是其根部。如果我们让头发长下去,我们头发的长度就是时光流逝的记载。长发总是与少年儿童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头发以每年6英寸的速度生长,等他们蓄起长发时,也就到了一定年龄了。

无论头发的生物学如何,它的确有一种独立于人的生命的东西存在。它今天可能发脾气,明天脾气又可能好起来(因此,如今有句流传的话说,“好头发日”或“坏头发日”)。它可能油光鉴人,也可能无精打采。它可以飘拂下来,盖住全身,也可能突然展示自己的生命,暴露全体,成为那种像风一样肉眼不可见的现象的视觉体现。说真的,我们的头发就像科学家的风洞中冒出的烟一样有效,会奇怪地让风变得有形有实,肉眼可见——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随着风从脑袋上前后波动。起风时,长发就像满篷的船,船帆鼓动,而短发就像摩托艇一样没有任何表示。

波提切利画的维纳斯
既没穿衣服,也没让人
用剪刀剪她的头
发 或许她让人剪了
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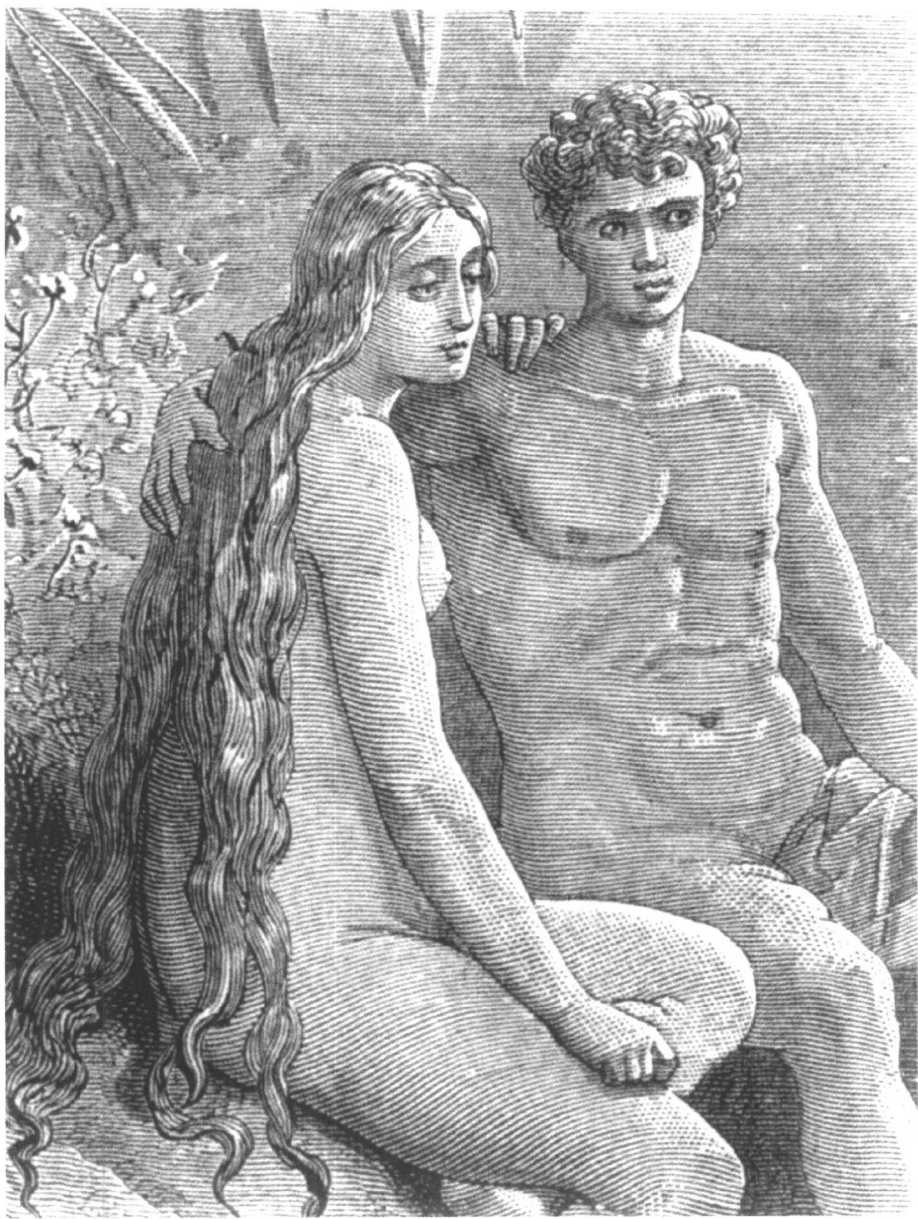


图2:夏娃——但不是亚当——按照大自然的本意。古斯塔夫·杜雷为弥尔顿《失乐园》一书插图中的一个细节。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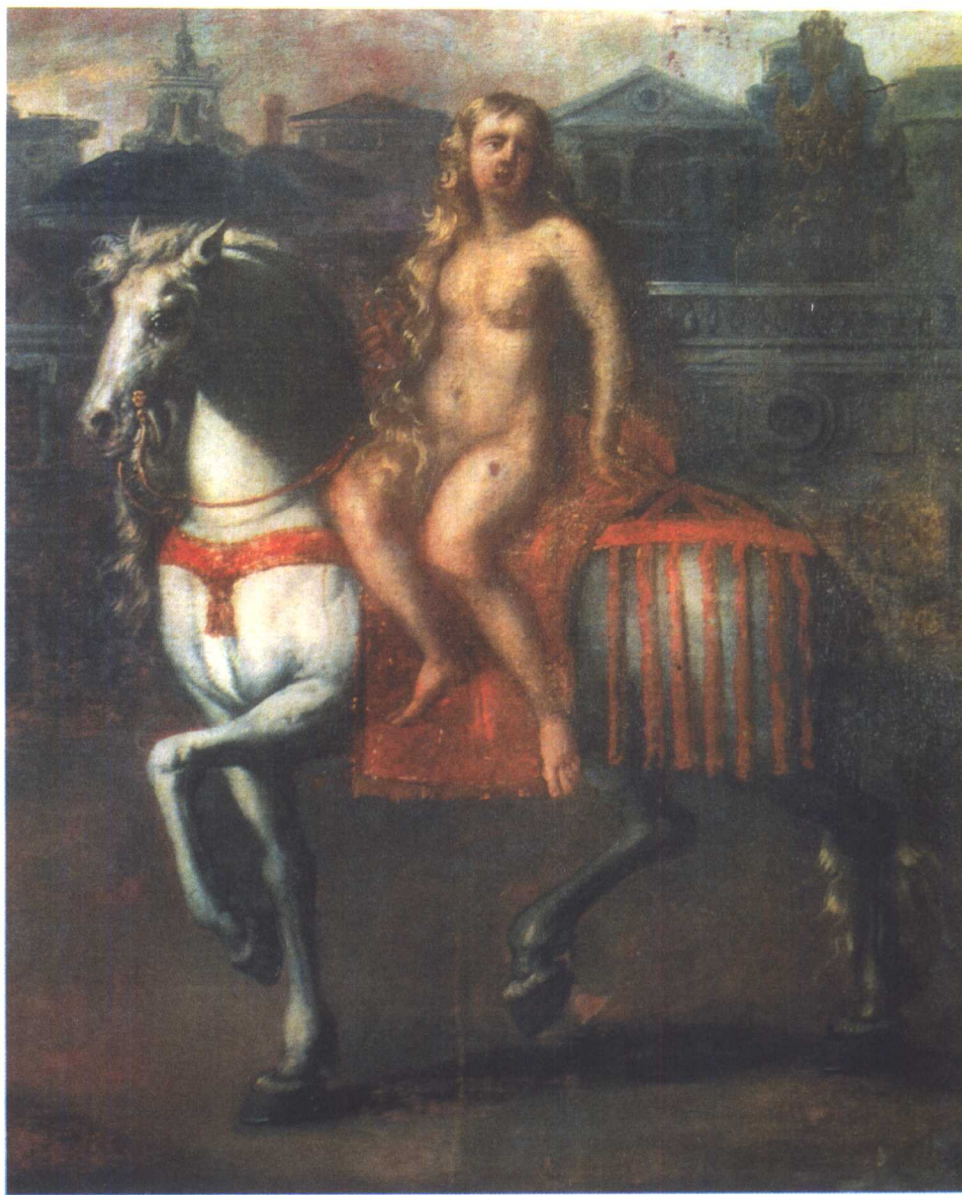


图3:金与银——一匹白马的马鬃与一位少女的金发相映成趣，此处被加以实际运用，以保持她的端庄稳重。佛兰德斯画派，《戈迪娃女士》，1586年。考文垂赫伯特艺术画廊和博物馆。





头发的一个特点是动,另一个特点就是色。头发的颜色充满意义。红发较密,使人联想到火暴的脾气,但这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像火焰吗?金发使人联想起乐趣,但那仅仅是因为光线闪耀在金色发卷上而使人产生某种幸福之感吗?

黑发富有神秘和邪恶的寓意。女巫黑色的长发与天仙般的公主的金发形成鲜明对照。银发是老年和智慧的象征。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与颜色有关的联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发生变化。

长时期以来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长发是女性独有的。女性与马、狮子和男人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头上比身上的毛发多。然而,人们却想要她肉体上的毛发更少(理想的是一根毛发都没有),头发上的毛发更多,作为补偿。因此,对夏娃的表现通常都是让她满头长发,一直垂到臀部,但全身光滑无毛。对照之下,亚当的典型表现是短发,短胡须,以及相对来说一副毛发丛生的肉体。如果夏娃是按照大自然的本意来表现,那亚当就完全不是这样。正如古斯塔夫·杜雷的插图所示,图中,亚当短发而没有胡子(图2)。

杰梅茵·格里尔在她那本有关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女太监》中注意到,几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假定,认为女性头发比男性多。她引用了比夏的原话,比夏于1846年在他的《普通解剖学》(出版于伦敦)第二卷中断言,通过让女性有大量的头发,“人们也许觉得,大自然就这样弥补了这个美丽的性别在其他许多方面的不足”。这个谬误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仍坚定地 toward 读者保证,在西方各民族中,男性头发天生要比女性的短。也许正是因为缺乏例证来抵制这种断言,才使得它持续不休。60年代结束了这种现象,正如今天那位令人钦佩的园林大师,名字响亮的鲍勃·弗劳尔丢^①以他极长的单只发辫所证实的那样。

杰梅茵·格里尔继续说,虽然秃顶是一个与性有关的特

① 英文是 Flowerdew,有“花露”之意。——译注。

征,但主张女性不会秃顶,则是不合适的。据她观察,强烈性歧视的结果完全掩盖了女性的秃顶现象,而这个现象要比一般推测的更普遍。这一滞定型肯定是有市场的。头发在身体上面垂拂下来,暗示着端庄和女性,而秃顶则暗示着男性。比较之下,身体其他地方的光秃则意味着女性。

无论人们的认识怎样,头发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既是人体的一个部分,又跟人体分开。它有着自身的特色。我们成为头发的男主人或女主人,随意把它剪去,染色,编结辫子,盘绕起来,剃去发须,如此等等,但笑到最后的总是头发。这是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头发还能继续在我们的头上生长。如果我们的棺材在死后一年左右打开,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上盖满了长长的发丝(对于一个很在乎这类事情的现代士兵来说,这可是件让人羞辱的事)。诺尔·考瓦德曾一度向尔莎·基特保证,头发不仅在人死后还在头上生长,而且还会在胸部生长呢。尔莎·基特辩解说,她胸部无毛,但诺尔回答说:“噢,你们这些女人哪!你们太容易放弃了!”

不过,生命一如死亡,男性头上的头发长度的确能够与女性媲美,而且真的更可能超过女性。《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有一位名叫斯瓦米·潘达纳桑纳迪的人,他的头发在1949年时据报道已达26英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告诉我们,吉妮·班福德这位生于1895年,号称“伯明翰的女巨人”和医学史上最高的女性编结的两根辫子长及脚踝。据估算,其长度为8英尺,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与斯瓦米·潘达纳桑纳迪的26英尺发辮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但以这种方式指出,比夏大错特错,那也算不上一种侠义行为。我们还是转向中部地区的另一个少女戈迪娃女士吧,她与维纳斯和夏娃一起,绝对是长发女性美的体现。不过,戈迪娃女士又跟她们两位不一样,因为提取的是长发实际的方面。当夏娃为自己的裸体感到害羞时,就用树叶把自

诺尔·考瓦德曾一度向尔莎·基特保证,头发不仅在人死后还在头上生长,而且还会在胸部生长呢。





己裹了起来。显而易见,她并不觉得她的头发够多够长,能把身体覆盖起来,从而保持体面,但戈迪娃女士在丈夫的要求下,光着身子骑着一匹马穿过考文垂的大街小巷,很好地利用了她的头发,体面地用头发盖住了身体——尽管没有体面到把一幅好画给糟蹋的地步(图3)。据说城里的人都有意把目光避开了,但可以肯定,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都着迷地想看看这位伟大女士的秀发是如何飘飞的。这幅画作于1586年,的确让观画者有机会大饱眼福。

该画还在画框内描绘了女性头发的另一面。长发男子常常被人描绘成一头“狮子”,因为狮子是雄性的,而且也有一头长发(比母狮更多)。但长发女子却通常被人形容成是匹“小雌马”。根据词典定义,所谓小雌马,是指雌性幼马或年轻女性,特别是很活跃的那种。当然,长发与活跃似乎是连在一起的,无论牝马还是女人,都是如此。女性与雌马的这种比较,其根基肯定是两者都共有的那种飞扬的鬃毛,除非被剪短并(在暗示的意义上)被驯服。两者之间的相似从这幅画面上也明显可见,画中,灰牝马长长的白色马鬃与骑马人的金色发丝互相辉映。

特德·波尔赫姆斯忽视了戈迪娃女士以头发求端庄的特点,坚持说头发除了是一种个人、部落或阶级的声明之外,并没有其他实际用处。他是在《肉体艺术》第十九期上这么说的。当然,从卫兵军官到印度祭司,各集团都用头发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德斯蒙德·莫里斯是一位动物行为专家,他认为人的头发用处比上述更小。在《肉体注视》一书中,他认为头发不过是物种身份辨认的标记而已。他写道:

一百多万年来,我们一直光着身子到处跑动,上面是一大堆葳蕤的毛皮。当我们躯体和四肢上的毛发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让整张皮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特德·波尔赫姆斯坚持说头发除了是一种个人、部落或阶级的声明之外,没有其他实际用处。